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 第十二回 呆香菱密語感孤鸞 賢探春協力除群蠹

話說金釧兒那日從「秋悲司」回來，遇見道士送一女子，至「薄命司」歸冊。你道那道士是誰？原來便是《石頭記》發端的甄士隱。他在覺迷渡口草庵內別了賈雨村，一路向薛府而來。此時，他的女兒香菱正在難產，胎兒三日不下，十分危急。

賈府薦了一個王姥姥，是收生老手，費盡方法，將胎兒接了下來，居然是一個哥兒，還好好的。那香菱陽數已盡，一陣昏迷，靈魂便已出竅，見一星冠霞帔的道士，立在面道，喚道：「英蓮兒隨我去罷！」香菱抬頭一看，並不認識，又喚的什麼英蓮，從來沒有聽過，便道：「我非英蓮，仙師錯認了。」士隱道：「吾兒有所不知，吾乃你生身之父甄士隱。自從你元宵看燈閃失，又連遭拂意之事，所以勘破塵緣，修成大道。今因你大限已滿，特來接你前赴太虛，當去便去，不必留戀。」香菱才知是他親父，連忙整衣下拜。士隱將拂子一舉，便引他向太虛幻境而來。

一時，到了「薄命司」，將香菱交與迎春，便要別去。香菱牽著袖子不放，說道：「父女乖離，好容易才得見著，正要隨侍，怎麼便自捨去？」士隱道：「俗緣已了，不得強留。」捧袖徑行，倏已去遠。

香菱不禁大慟！迎春和司棋連忙勸住，又邀他到屋裡坐。

鴛鴦尚在那裡等著，見了香菱，說道：「菱姑娘，我前兒聽警幻仙姑說你就要來，正盼望著呢！」香菱道：「這裡還有熟人麼？」鴛鴦道：「林姑娘就住在這裡絳珠宮。此外，還有尤家二姨兒、三姨兒，你們許不大熟罷？」迎春道：「這裡一切事都是警幻仙姑管的，等一會子，我同你先去見見仙姑，再到各處去走走。你乍來，還許有點想家，若住長了，比家裡還好呢！」香菱道：「我到這裡，什麼都不想了。只寶姑娘待我的情分，始終忘不了，不知還有見著他的時候沒有？」

正說著，金釧兒進來，大家相見。香菱問他在黛玉處，便托他先帶信給黛玉請安。又道：「我從前在園子裡，總是跟林姑娘、史姑娘在一塊兒。那年，我聽見林姑娘的凶信，背地裡哭了好幾回，想不到在這裡又碰著了！」金釧兒又問起他的妹子，香菱道：「我臨產的時候，姨太太來看我，還是你妹子跟了來的。我瞧他近來也胖了，姨太太一刻也離不了他，就如同老太太和鴛鴦姐姐似的。」又坐了一會子，香菱要同迎春、鴛鴦去見警幻，金釧兒便回來了。

當下向黛玉說起此事，又道：「姑娘不認識的，我能叫您猜麼？這人便是有名的詩呆子，姑娘叫做詩魔的。他還叫我帶信請安呢！那道士就是他的父親。」黛玉道：「他父親是誰呢？我只聽說他是好人家的姑娘，被拐子拐了來的。幾時又找著他的父親？可又變了道士呢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他們說這道士姓甄，知道他女兒大限已滿，特地去接來的。到底是父親愛惜女兒，就是自己出了家，也丟不下！」黛玉聽到此言，想起香菱那般伶仃孤苦，還遇著他的父親。我不幸雙親早亡，直到此間，尚不得與父母相見。眼下我的父母又在何處？難道就不想著我麼？頓覺萬種悽惶，凝淚無語！

晴雯、金釧兒猜不出他因何感觸，正在多方慰解，只聽侍女們回答：「有客來了。」便猜定是香菱諸人。等了一會，未見進來。晴雯是性急的，趕忙跑到前院去看。原來迎春、鴛鴦領著香菱，見過警幻，便來尋黛玉。因迎春說這仙草是黛玉的前身，香菱從未見過，因此，就在白玉欄前站住，流連玩賞，耽擱了許久。見晴雯出迎，方同進內室。

香菱見著黛玉，拉著手就掉下兩行眼淚！說道：「林姑娘！我真想不到在這裡還見得著你！」黛玉見他比先憔悴，知道他近來苦處，也深覺可憐。只因人前，不便深談，說道：「這一向真難為你！」香菱道：「這也是命中該著的，還說什麼呢？死鬼奶奶沒來的時候，我還盼望著他。那知道娶了一個天魔星，他看我就跟仇人似的。白天夜裡磨折我還不算，差點沒被他害死。眼前剛過幾天安靜日子，偏又到這兒來了！」黛玉道：「你既到了這裡，那些事就算翻過篇了，不必再去想他。咱們還是談詩罷。」香菱道：「在園子裡做詩的時候，算是最舒服的日子。一般回去，一個字也沒有做過，連我的名字，因為是寶姑娘起的，還立逼著要改了呢！再要做詩，更不知是什麼罪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回寶姐姐寄我的琴曲，我疑惑他悲傷太過，聽你這們一說，這就無怪其然。像這種女人，也是少有的，偏叫你們碰著了。」

迎春道：「我是篤信因果的，這裡頭也許別有因果？」香菱道：「我到萬分難堪的時候，也是這們想。自己認為前世造的惡因，今生才有這個惡果，心裡倒寬解了許多。到底前世怎麼會造這惡因，連我也不明白。」鴛鴦道：「因果是有的。我往常替老太太念佛，也帶著看看善書，那些事都是活龍活現的，怎麼能不信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什麼叫因果，那因果怎麼算了結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善的有善報，惡的有惡報，這便是因果。可是，因果又是循環的，譬如：有恩的應該報恩，報答完了，這一層因果已經勾掉；若是報答的過了分，就又生了一種因，將來還有一種果。所以，佛家戒人不要造因，就是為此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又大談起《感應篇》，這都是二姐姐一句話引出來的。我不信二姐姐來到這裡，那《感應篇》還沒有看完麼？」

「眾人聽得都笑了。」

香菱瞧見黛玉幾上的詩箋，問道：「林姑娘，這是新做的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也久不做了，那天二姐姐來了，我心有所感，隨便寫寫的。」香菱拿起詩箋吟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是古風，我只學過律詩，這古詩怎麼做法？簡直不懂。林姑娘，你明兒空的時候，都教教我。」黛玉道：「如今，名為詩人，只會做律詩的多的很，何必學那個呢？」香菱道：「既然學詩，各體就都得研究。明兒人家拿出詩本子來，一念到古詩，就封了嘴，不是個笑話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古詩比律詩不同的，平仄有時不拘，長短句也可以隨便，好像容易成篇。其實也有他的聲調，弄不好便啞了，最忌的是用律詩的句法。我明兒選幾首好的給你，先念熟了，再學著去做，自然就有了聲調了。」

晴雯道：「咱們說了半天，也沒說到正經事，到底你來的時候，那府裡都好麼？寶二爺的病好了沒有？」原來黛玉也紀掛著寶玉，只是不便問得，所以總說些閒話。晴雯向來直性的，就忍不住了。香菱聽他這話，咳了一聲道：「寶二爺病是好了，還中了舉人，可是出家去了。」黛玉聽了，暗自驚愕！心裡有許多話要問，卻說不出。晴雯忙又問道：「這話真的麼？老爺太太就容他出家去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到底為什麼出了家呢？」香菱便將寶玉那回病危，如何遇和尚送玉，重又活轉；如何進場走失，又如何在此處遇見賈政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鴛鴦道：「那寶姑娘怎麼樣呢？」香菱道：「寶姑娘那人，難道還有別的說的？哭是哭了幾場，還不曾改了樣兒。倒是襲人嫁出去了。」晴雯道：「林姑娘看那冊子，就說襲人要配給唱戲的，可見也是定數。只是二爺如何待他，太太又那麼看重他，二爺剛一走，一天都守不了麼？他要嫁了人，那麝月、秋紋更該走了！」香菱道：「那倒不然。那回寶二爺背過去，麝月當時就要自盡跟了去的。後來又回轉來，他沒有殉成，才對人說的。據我看他決不會走襲人那條路的。別人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「晴雯道：「從前看那麝月，只跟著襲人腳跟兒走，說話也沒有痛快氣，想不到他倒有這樣的志氣！二爺這些年只在我們身上爭氣要強，也應該有一兩個替他掙個面子。都像襲人似的，那可栽到底了。」

鴛鴦道：「太太那們疼寶玉，這一來可不坑壞了？」香菱道：「可不是，哭得死去活來的！虧得蘭哥兒中了，三姑娘也回來住下，大家勸著，這才好點。」迎春道：「三姑娘嫁到周家，那邊處得可好？」香菱道：「聽說公婆都很疼他，姑爺人品不錯，又有才幹。嫁得這們遠，大家替他擔心，可倒好了。」

「迎春道：「這也是各人的命。」鴛鴦道：「璉二奶奶什麼病死的？有人說冤鬼鬧的，真有這種事麼？」香菱道：「那時候我月分大了，總沒到那邊去。只聽說病重的時候，見神見鬼的嚇唬人，只怕總有點冤孽罷。」

大家只顧說話，不曾理會黛玉。還是金釧兒回身拿茶碗，瞧見他伏在幾上，拿袖子遮著臉，似乎掩淚，卻又無聲。連喚了幾聲林姑娘，都沒有答應。晴雯又喚道：「林姑娘睡著了麼？不要著了涼。」黛玉也只佯睡不理。

原來黛玉聽說寶玉出家，一時萬感交集，眼淚再也制不住，哭得眼睛都腫了！怕他們瞧見笑話，沒法子借此遮蓋。眾人也揣知一二，不便招呼他，便悄悄的散了。晴雯、金釧兒替送至宮門外方回。見黛玉已擲在炕上，側身向壁而臥。金釧兒拿了一條金絨毯，替他蓋上，自與晴雯談話。

金釧兒道：「剛才香菱說璉二奶奶也不在世上了。他是冊子上的人，怎麼沒到這裡來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他早被地府提去了，剛才我們在二姑娘那裡說了半天，還對了冊子，你沒有知道罷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璉二奶奶那人，吃虧的就是私心太重。他乾的那些壞事，也無非損人利己。弄了許多梯己錢，也帶不了去，還得受罪，多不值得！若說那借刀殺人的手段，真是又狠又辣，尤家二姨兒倒自己認命，三姨兒至今提起他來，還是咬牙切齒的呢！」晴雯道：「這一向二姨兒、三姨兒好久沒來了，他們若常來，替姑娘解解悶兒也好。」金釧兒道：「二姨兒那人倒很隨和，就是怕人家瞧不起他。三姨兒又不是那樣，他受了柳老道的委屈，至今還是想著他，什麼事都不在心上，那裡肯常出來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這們清楚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也是在司裡聽他們閒說話說出來的。還聽說這姓柳的跟香菱的老子甄老道，都拜的是一個師父，如今連寶二爺也在那裡。那山名叫大荒山，又說是青埂峰留青洞，只不知那山是在什麼地方。」晴雯道：「那地方橫豎咱們去不了，考究他做什麼？你任什麼事，都知道得比我多，怎麼二爺為什麼出家你倒不知道？巴巴的去問香菱，可叫他怎麼說呢？」金釧兒道：

「這們說你是知道了！說給我也好明白。」晴雯故意為難不語。

金釧兒撇著小嘴道：「人家怎麼告訴你的呢！」晴雯道：「我是聽寶珠說的，不知對不對。他說寶二爺到地府去尋這一位，沒有尋著，又獨睡了好幾天，等他去托夢，也沒夢見；這才動了出家的念頭。剛好遇見送玉的和尚，還變出一個瀟湘妃子，給寶二爺看看。從此，便拿定主意要跟和尚去。寶姑娘和襲人勸了多少回，也勸不下來。你說他出家為的是什麼呢？」

正說著，侍女將晚飯擺上。晴釧二人又來請黛玉，黛玉道：「我不餓，你們吃罷。」二人去了。

黛玉已將他們的話都聽在心裡，方信寶玉確是為自己去出家。往復思量，柔腸寸斷。一個在青埂峰月夜牽情，一個在絳珠宮春宵掩淚，這不是精誠相照，生死不渝麼？

如今又要說榮國府的事了。那回，李紈許了探春、湘雲，到荷花開時重舉詩社。一轉眼間，過了荷花生日，李紈不曾提起社事，探春諸人也不曾催他。原來忠靖侯史鼎差竣回京，將湘雲接回史府住了多日，便少個提倡之人。又因榮府重重喜事，正值忙碌之際，一時顧不到此。

先是賈政在工部升了郎中，又因承辦萬年吉地工程，賞給三四品京堂，不久便補了太常卿。他並不以升遷為喜，卻喜從此可免外放，安心在京供職。那些世族舊交，自有一番慶賀。

王夫人又病著，堂客來了，只有李紈、探春忙著接待，又約了尤氏婆媳同來照料，忙了好幾天才罷。

接著，又值蕙哥兒滿月，各家送禮的更多。收禮、發賞以及接待來客，都要親自料理。那天，連南安王太妃、東平王妃、北靜王妃俱來道賀，王夫人扶病出來款待，直到擺了喜筵，坐到半席才走。那些世爵誥命來道喜的，只可由尤氏、李紈、探春等迎送安席。送了一起，又來一起，走進走出，忙得不得了。

當天，提著精神不覺辛苦，歇了一兩天，才顯出乏來。

到了六月中旬，又是賈蘭文定之期，那訂婚的便是梅翰林的幼女。此時，賈蘭玉堂新貴，王相國、虞尚書兩家之外，也還有些世家貴閥托媒來說，大家都看著是乘龍快婿，如何倒定了一個窮翰林人家呢？要知道賈政雖出身門蔭，向來看重書香，並無門第俗見。此次賈蘭姻事，他和王夫人都不做主意，只問李紈。李紈本怕那貴族閨媛不免驕奢習氣；又依王夫人的意思，問過賈蘭。賈蘭心中也只想挑一個詩禮舊家、德容兼備的閨秀。

可巧薛寶琴夫婦隨侍梅翰林起復來京。寶琴回到薛家，聞薛蝌說知薛姨媽尚住在賈府，便來此相見。在王夫人處坐了一會，即至寶釵房中，寶釵抱著蕙哥兒見禮。寶琴見他非常可愛，笑道：「我要早晚生個姑娘，一定給姐姐做小媳婦。」又和薛姨媽、寶釵閒話。無意中說起梅翰林尚有一幼女待字，相貌如何端麗，性情如何柔婉，詩詞做得都好，兼通琴棋書畫，在南邊有才女之目。算起年紀，比賈蘭只小兩歲。寶釵便要替蘭哥兒做媒，寶琴道：「我們那邊門第家道都比不上這裡，老爺、太太和大嫂子未必肯要罷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太太決不計較這些的。你只看那巧姐兒，還嫁到鄉下去呢。只輩分上似乎差點。」

「寶琴道：「這礙什麼，橫豎是繞彎子的親戚，各認各的就是了。只是一件，這親事要成了，我和姐姐的親家可結不上啦！」

「大家笑了一回。」

寶琴去後，寶釵先和李紈商量，李紈自是合意。然後回了賈政王夫人，賈政也知道那梅翰林的祖上梅學士，是著名經學的老儒，更為歡喜。便說定六月間過喜帖，明年二月成婚。到下定那天，庚帖之外，鵝酒衣飾，一切從俗。因屢次驚動外客，此次只請至親近族，熱鬧了一天。那些禮節，無庸細敘。

此時，周姑爺已來京考試廩生，奉旨內用侍衛。因圖入直近便，在城內看定住宅，不日移居，屢次催探春家去料理。探春見賈府忙事已過，過兩天便回明王夫人，要搬回周家去住。

王夫人自不便強留，卻要留他暫住三兩天，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將家事計議一番，想個整頓持久之策。即時又打發玉釧兒請寶二奶奶就來。

一時，寶釵來了，王夫人道：「前一向我病著，你又在月子裡，難為他們三個人，忙了好些日子，都辦得有條有理的。」

如今你三妹妹要家去，你大嫂子太長厚，平兒又面軟，以後這個擔子，全在你的身上。趁三妹妹還沒走，你們仔細商量，怎麼整頓整頓。別像從前拖一天算一天的才好。」寶釵道：「既要整頓，保不住就要得罪人。就是老爺、太太也許緊著一點，這件事太太得拿點主意，我們才好辦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當然的，你們不好說的，只管回我就是了。」寶釵應了下來，即同探春至議事廳。又打發人請了李紈、平兒，大家商議。從那天起，便分頭調取檔冊，仔細核對。將應興應革的，分條開了出來。

原來賈府向來的習慣，有幾種流弊：一則管事權重，出入侵扣成為慣常。二則行當太多，漫無稽察，冒支復領在所不免。

三則家人豪縱，不服約束。四則莊產收入，私自分肥；佃戶下情，壅於上達。五則一年出入，毫無準備；濫挪濫用，虧空日深。這五件也是那公府侯門歷來的積習。

那一天，在議事廳商議此事，那廳上兩張長案，全堆著各項清冊。探春拿著檔冊，正在核對，說道：「我對起來有應裁的，他們還在那裡開支；也有這邊支了一份，那邊又支了一份的，只不過名目上大同小異。從前鳳姐姐那麼精明，也沒有看出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是那幾項呢？」探春指著給他看道：「你看，這哥兒學房裡八兩銀子，我們上回看賬，就吩咐他們裁掉的，如今這賬上還有。只寶二爺、蘭哥兒兩份沒開上。環三爺如今走得無影無蹤，又從不上學，那賬上還替他領著呢！」平兒道：「上回三姑娘說了之後，奶奶就吩咐他們裁了。這是後來趙姨奶奶過去，太太說環三爺的零用沒人管，仍舊支給他八兩銀子。每次都是太太房裡彩雲領去，大概還是他領著呢！」

「探春道：「眼下就該停了。就是彩雲去領，管事的也該回明請示，怎麼隨他胡亂支去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他們因為環三爺早晚要家來的，所以暫時照支，也是有的。」探春看下去，又指出一條，說道：「你看，這大賬上，每月開支馬號牲口喂養二百四十兩，那倉庫上又支著草料芻豆雜糧，這不明明是重複的。從前就沒瞧見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這倉庫上支的草料芻糧，不專是喂驢馬的。連園子裡喂的大鹿、錦雞和一切鳥獸，也都在其內。只沒有把撥給馬號的提出裁掉，是當時的疏忽。也因為各行當的零碎賬，向來都在管事的手裡，我們只看的是大賬，就被他混過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就不是當家的正理。一家子要節省，總得先從零碎賬上考較，別看著雞零狗碎，十文八文的，積起來就是大數了。所以，大賬不大會錯的，那零碎賬倒不可不看。今天，若不對那零碎賬，還被他們朦著呢！」

李執道：「還有一件要緊的，各房既都有月錢，為什麼零碎東西都叫買辦去買，在大賬上開支？那不也是重複麼？以後各房買東西，各歸各房去算，大賬上不能管的。」探春道：「大嫂子說的很對。寧可各房月錢不夠，再替他們酌量添點，這界限不可不畫清了。若不然，那月錢豈不是白貼的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這層我們奶奶在的時候，何曾不想到，就是怕奶奶姑娘們受了委屈。若是這們辦，先得從太太上房裡辦起，別人就沒得說的了！」

寶釵道：「凡事要執簡御繁，以後賬目不要分出這們許多名色，只分經常、臨時兩項，就清楚了。」平兒道：「若減去名目，先得把各行當酌量裁減，多一個香爐，就多一個鬼。況且，又沒有人稽核，憑他們開銷，那裡真有辦清公事的呢？」

大家都說有理。當下，就把各行當管事名冊，一同看了，那個可裁，那個應留，都拿筆做個暗記。

寶釵道：「我還有一個條陳，你們看可行則行。我想：靠咱們幾個人的耳目精神，那裡都招呼得到，又不便到外頭去，所看的無非是紙片上的事。我們這樣人家，過於苛細，也失了大體。只有在管事裡頭，挑一兩個老成可靠的，叫他總司稽核。

有什麼錯兒，我們只問他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個人可不容易，又要心細，又要操守好，又要大家都服他。若用錯了人，流弊更大。他一個人總攬一切，把這府裡搬空了，咱們還不理會呢！」

「寶釵道：「我看吳新登、林之孝這兩個就好，又都是多年陳人，有什麼靠不住的？再說，還有璉二哥在上頭看著呢。」探春道：「陳人也不一定可靠，那賴大不是幾輩子用的麼？只有叫他們幫著稽核，萬不可全交給他。這一層再商量罷。

我想根本上還在開源，單靠零碎節省，饒挨盡了罵，也濟不了什麼事。咱們先把出進的賬，大概齊的估一估，到底還有多少進項？對抵下來，還短多少？那裡頭都是照著老規矩，當然有許多用不著的，趁今天就裁了。各房下用項，從老爺太太起，少不得都要受點委屈。省下來自然還是不夠，可就差不多了！」

咱們再把東邊莊產整理起來，把那些荒地都開了，慢慢的出的少，進的多，將來還許有數餘的日子呢？」

寶釵正捧著一本檔冊，在那裡看著。聽到此，笑道：「食之者寡，生之者眾，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就是這個道理。這才是治本之策呢！」李執道：「開源是正辦，只是要開那荒地，也得先墊下本錢去，不是眼前能救急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只要有指望的用項，就挪借也還容易。眼前已經是臨渴掘井，可不要再因循下去，那就晚了！」

說著，柳五兒同著婆子們將他們四個人的飯送來。碧月、侍書、鶯兒、豐兒等七手八腳，連忙擺上。李執等便就板牀上吃飯。探春李執面南，寶釵面西，平兒面東，碗箸無聲，廳宇肅靜。一時吃罷，又散坐說些閒話。

李執瞧見一個大棉紙包，上有簽條，寫的是契紙文書。忙說道：「咱們只顧對賬，那包文契還沒點呢！」寶釵打開紙包，一張一張的細點。府第花園及近畿房產，文契俱在。也有由賈璉典押出去的，都有字據可查。只是東邊莊產荒地各項文書，一件也沒有了。忙傳管文契的家人陳瑞進來盤問，陳瑞回道：

「所有的都呈上來了。」探春又親自查點一回，仍沒有東邊地契在內，大家無不驚訝！

探春歎道：「我還指著他有多少的生發，怎麼憑空的會丟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若丟了一兩件，或許是拿出去過稅，忘記歸進。這大批的文書，那裡有全丟的道理？趁早趕緊根究，還來得及。」當下，探春立時震怒，嚴諭那陳瑞：「勒令即日尋出，若尋不著，那可別怪我們。不管你是有臉的沒臉的，定要送官究辦！」陳瑞聞言也十分惶恐，只得跪下磕頭道：「這包裹委實是二爺看著加封的。既在奴才手裡管著，奴才也說不得。

只求奶奶姑娘格外寬限，容奴才上緊查訪。」看官：你道那文契如何能整套失掉呢？說起來又有一番驚天動地的事。欲知此中詳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